



DAOIST STUDIES IN TRANSLATION SERIES

道教學譯叢(之九)

XIU ZHEN TU

《修真圖》

——道教與人體

[法] 戴思博 著
李國強 譯

齊魯書社

道
教



道教學譯叢(之九)

《修真圖》

——道教與人體

〔法〕戴思博 著
李國強 譯

齊魯書社

道
教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修真圖》——道教與人體 / [法]戴思博著;李國強譯.
—濟南:齊魯書社,2012.8
(道教學譯叢)
ISBN 978-7-5333-2617-3

I. ①修… II. ①戴…②李… III. ①拳術-中國②道教-研究 IV. ①G852.1②R21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160235 號

《修真圖》——道教與人體

[法]戴思博 著 李國強 譯

出版發行 齊魯書社

社 址 濟南市英雄山路 189 號

郵 編 250002

網 址 www.qilss.com.cn

電子郵箱 qilupress@126.com

印 刷 山東新華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開 本 880mm × 1230mm 1 / 32

印 張 6.75

插 頁 3

字 數 180 千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333-2617-3

定 價 23.00 圓

《道教學譯叢》編委會

名譽主編 梁發

名譽副主編(以姓氏筆畫為序)

何多樑 林國柱 周和來 莫小賢 黃健榮
葉長清 趙球大 趙淑儀

主編 朱越利

副主編 王宗昱

編委(以姓氏筆畫為序)

丁煌 [日]山田俊(Yamada Takashi) 王卡

王宗昱 王承文 [法]呂敏(Marianne Bujard)

呂鵬志 朱越利 李剛 李之美 李遠國

李豐楙 [美]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

莊宏誼 [法]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

郭武 陳敏 陳霞 陳耀庭 孫亦平

黃海德 [日]麥谷邦夫(Mugitani Kunio)

[德]常志靜(Florian C. Reiter)

[韓]崔珍皙(최진석) 張思齊 張崇富 張廣保

萬毅 程樂松 [法]傅飛嵐(Franciscus Verellen)

雋雪艷 [法]勞格文(John Lagerwey) 詹石窗

趙衛東 鄭天星 鄭素春

[日]橫手裕(Yokote Yutaka) 樊光春 黎志添

[美]劉迅(Liu, Xun) 劉仲宇 蕭登福

本書責任編委 陳敏

總 序

16 世紀，歐洲傳教士對中國感興趣，到中國收集資料，這些人被稱為“實踐型漢學家”。他們無意中發現了中國的道教，將之稱為“老君的宗派”或“道士的宗派”。大約到了 19 世紀，歐洲和亞洲有學者開始以學術的眼光關注道教。這些人多屬於“學院型漢學家”。大家一般認為法國和日本“學院型漢學家”的道教研究開始得最早，韓國、德國、英國、荷蘭、俄國等國也不晚。

20 世紀以來，又有更多國家的學者加入道教研究的行列，為國際道教學注入了活力。道教學早就走向了世界，並且在相當長的時期裏由外國學者唱主角。

外國道教學者研究道教學的動因不盡相同。有的出於對中國文化的仰慕或好奇，有的外籍華人學者是因為割不斷心中的祖國情結或文化認同，有的是出於學術、謀職的需要，或受到他人的指點或影響。不管怎麼說，外國學者研究中國文化，中國人歡迎。他們的優秀成果，已成為世界道教學的寶貴財富。

這裏需要解釋一下。我所稱呼的道教學者，既包括專攻或主

攻道教學的學者，也包括僅僅兼攻道教學的學者。國外研究道教者，多為漢學家，專業分工比較寬。其中兼攻道教學的學者所佔比例更大。

毋庸諱言，早期也有另一些外國道教學者，曾服務於他們國家對中國實施文化利用和文化佔有的國家目的。這樣的意圖理所當然地遭到歷史的唾棄。還有些學者，信奉西方中心主義，或自認為是優等民族，高人一等。這些表現只能表明他們自己的思想水平不高，具有歷史的局限性，令人遺憾。儘管懷着不光彩的動機，或妄自尊大，但上述兩種人中的許多人，由於是真正的學者，嚴格遵循學術規則，學風嚴謹，所以他們撰寫的一些道教學著作表現出純學術性，仍為學術作出了貢獻。他們中的一些學者，1978年以後到中國作學術訪問時，有人曾真誠地當面向中國學者表示深切的懺悔，有人已經克服了自身的歷史局限性，持平等、友好的態度。我親眼見到，特別讚賞。

一二百年來，一些國家的漢學界形成了道教學師承，學術薪火代代相傳。他們幾乎百分之百地懂漢文。有的人曾經客居宮觀，體驗道士生活。有的人索性當一段時間的道士，學習科儀。他們不僅能夠熟練地運用西方近現代的研究方法，有人還精通中國傳統的文獻、訓詁、考據之學。有的人甚至親身實踐道教修煉。他們認識到道教對中國文化的深刻影響，作出“不瞭解道教就不瞭解中國”的結論。他們辛勤耕耘，碩果纍纍。許多經典之作，可以傳世。許多外國傑出的道教學者，舉世聞名。如今，國外一些研究所和大學，道教圖書的收藏規模令人歎為觀止。有的國家成立了道教學術團體，創辦了道教學雜誌，定期開展道教學術活動。國外的道教學早已形成相當的規模。

外國道教學者做了大量基礎性的和開拓性的研究工作。外國道教學者收集、考證、梳理道經，不遺餘力。他們跋山涉水，進行田野考察，記錄了大量珍貴資料。他們綜合分析各種文獻，追溯道教的歷史，儘可能使其面貌清晰。他們廣泛研究道教與社會各個方面的密切關係，創造了一系列術語。他們力求精確地解釋重要的概念，有時發生爭論。他們積累了寶貴的治學經驗，形成了自身的學術規範。我國學者從外國道教學成果中，獲益匪淺。外國道教學者是我們“厲害的競賽對手”，使我們時時不敢鬆懈。

外國道教學者研究道教時，文化傳統的差異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比如，有時我們容易理解的事，外國學者却隔着一層窗戶紙。有時外國學者站在山外看廬山，會在我們司空見慣、不以爲意之處大有發現。再比如，有的外國學者將道經的形成年代估計得較遲，有的外國學者斷言“道教沒有教義”。出現這些現象或結論的深層次原因，恐怕要從文化傳統的差異去尋找。外國學者進行跨文化的道教學研究，爲我們提供了新思路 and 新的理論方法視角，提供了根本性的比較和真正的參照系，可以幫助我們的研究避免封閉和僵化。這對我們是極大的幫助。外國學者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場上研究“他人”，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誤解和誤讀，這客觀上對我們的研究起到提醒和啓發的作用。

1978年，道教學正式納入我國國家研究計劃。自那一年以來，我國道教學發展迅猛。現在是中外道教學者“攜手同臺唱大戲”。但學術研究無止境，我們不能滿足。我們今天進行道教學探究，不僅要高高地站在我國學術前輩的肩膀上，而且要高高地站在外國學術成果的高峰上。我們要經常對照參照系，還要對這個參照系進行研究。

當今我國研究道教的年輕學者，普遍精通一兩門外語，精通三門者就少了。精通四門或更多種外語的，很罕見。現在大家說到外國道教學，都能列出長長的學者名單和書目、篇目，但把各語種的主要成果都瀏覽過來的人幾乎沒有。這就需要翻譯。各國道教學的重要著作，翻譯到中國來的，還不多。大家分頭將各國飽含心血、充滿睿智的道教學著作翻譯出版，將是一件多麼大的好事啊！這些譯本可供我國道教學者參考自不必說，其他學科的學者也會從中受益，各官觀也將歡迎。本叢書就是做這件大好事的。

在中國，宗教學研究是冷門，道教學研究是冷門中的冷門。所以，研究道教“費力不討好”。道教學在外國也是冷門。近年來，略有些熱，終究還是冷的。外國大學攻讀道教學的學生，畢業後很難找到對口的工作，就是證明。一二百年來，外國道教學者坐冷板凳的也不少，也大都在寂寞中皓首窮經。人們常把教師比喻為“兩頭點燃的蠟燭”，歌頌他們“照亮了別人，燃盡了自己”。這些甘於寂寞的外國道教學者，默默地為人類積累知識，何嘗不是蠟燭！我們翻譯他們的著作，是對他們學術貢獻的認可，表達着我們的學術敬意。

1978年以來，中外道教學者的學術交流開始頻繁起來，相互結下深厚的學術友誼。歲月不饒人。25年來，前輩道教學者，大多已進入耄耋高齡，有的已經駕鶴西歸。許多外國道教學者，初識時還是滿頭青春秀髮，或烏黑發亮，或金色、褐色、紅色，像火焰，像雲霞，現在都已經晨霜點點，甚至雪滿山巔了。每念及此，感慨萬分。但中外學者相互取長補短，切磋琢磨，其樂無窮，也使我们感到無限欣慰。我們同外國道教學者，當然是散多聚少。但學術交談是超越時空的。我更多的時間是在閱讀和書寫中同他們進行心靈交

談。我感到他們一直從我的書架上注視着我寫作，有時似乎就坐在對面賜教於我。我們中國道教學者，不僅擁有一批國內同行，還有不少國外高朋經常同我們進行學術對話，經常傳來友誼，我們怎能不感到精神上的富有？翻譯這些朋友們的著作將之出版，也是對他們的友誼的回報。這種回報純粹是學者式的。

朱越利

2003年8月24日

序

戴思博(Catherine Despeux, 卡特琳·德斯帕)教授大著的中譯本《〈修真圖〉——道教與人體》即將付梓,她囑我為此寫一篇序言。我深感榮幸,就回憶一下我與她的初次交往吧。

戴思博教授曾於1983年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進行學術訪問,我參與學術接待工作。當時我是該所道教室的助理研究員。為了符合歷史情景,本文下面有時稱中國社會科學院為我院,稱世界宗教研究所為我所。

9月16日,我和院外事局、所科研處的官員一起到機場迎接戴思博。她給大家的第一印象是年輕漂亮,風度典雅,漢語流利。在戴思博一個月的學術訪問期間,院外事局為我們包租了一輛考究的小臥車。

翌日,我同她商討日程,問她有什麼要求。她說:“不想多遊覽,只想去圖書館。”在北京,她多次“泡”北京圖書館(今稱國家圖書館)善本部,一“泡”就是半天。有一天上午,拜訪了我院哲學所研究員王明先生後,她去中國書店購買了《藝文類聚》、《全金元

詞》、《太平經合校》三種書。在回王府井和平賓館的路上，她感冒很難受，哭了起來。我勸她下午不要去北京圖書館了。她堅持要去，帶病在善本部又“泡”了半天。可以說，戴思博一見到書就什麼都忘了。過了幾天，終於將需要的書閱覽完了，戴思博特別高興。爲了慶賀，當天晚上，我請她在吉祥戲院看平調（地方劇種）《包公碑》。觀衆情緒熱烈，掌聲迭起。戴思博一身輕鬆，看戲很投入。

除了去圖書館之外，戴思博最想做的事莫過於拜訪學者了。拜訪之後，戴思博往往同我談談收穫、感想。比如，我引見她到佛教史專家、中央民族學院（今稱中央民族大學）蘇晉仁教授家裏專程拜訪。訪談後，戴思博稱讚蘇晉仁先生學識淵博。偶爾，就便結識一些學者。比如，我安排她同古典文學家、梵文專家、我院文學研究所吳曉鈴研究員同車去參觀北京白雲觀。此前，吳曉鈴先生曾對我說，他懷疑曹雪芹筆下《紅樓夢》的榮寧二府，是以白雲觀的建築格局和庭院園林爲藍本的。所以，我借接待戴思博之便，接吳曉鈴先生去訪白雲觀，也介紹戴思博認識吳曉鈴先生。有時，拜訪中不免出現意料之外的小插曲。有一天，戴思博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查閱了書目，遊覽了北大校園。我一看時間還早，就臨時動議，帶她去拜訪藏學泰斗、中央民族學院于道泉教授。于先生與戴思博交談中，突然問我：“你是誰呀？”我一時驚詫。戴思博滿臉疑惑地望着我，意思是問我：“你不是說你同于先生很熟嗎？于先生怎麼不認識你？”我十分尷尬，無言以對。我事後纔瞭解到，那時于先生已經身患輕度老年痴呆症，間歇性地不認識親人和熟人。

我推薦戴思博去外地結識更多的道教學者。改革開放初期，凡是來我所訪問的外國道教學者，都會拜訪北京的各位著名學者和天津大學的陳國符教授。此外，我還推薦他們去成都拜訪四川

大學卿希泰教授和四川省博物館王家祐研究館員等，去上海拜訪華東師範大學潘雨廷教授和上海市社會科學院陳耀庭所長等，去西安拜訪陝西省社會科學院王家廣副院長和陝西省博物館孫浮生研究館員等。這次，我交給戴思博兩封引見信，一封帶給孫浮生先生，一封帶給卿希泰先生。返京後，戴思博表示對西安和成都之行感到滿意。在見到的年輕學者中，她向我誇獎陝西省社會科學院的李原考助理研究員和我所成都工作站的王卡助理研究員。戴思博很有眼力。王卡研究員如今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室主任，卓有成就，海內外聞名。可惜李原考改行了。

總的來說，戴思博一與中國學者進行高質量的學術交流，就感到很愉快。同戴思博交談過的中國學者，對她的評價也很高。比如，戴思博同道教室全體同仁的座談，氣氛很活躍。參與那次座談的有戴孝侯（景素）老先生。他生於1901年，1919年起進入商務印書館工作，晚年被譽為“現代中國出版事業的歷史見證”。七十三歲退休後，他應任繼愈所長之邀，參加道教室編寫《道藏提要》的工作。那次座談時，戴老已達八十二歲高齡。座談結束後，這位睿智老人讚許地對我說：“德斯帕誠實。她‘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雖說戴思博不想多遊覽，我還是安排她遊覽或參觀了故宮、雍和宮、五塔寺、紫竹院、潭柘寺、戒臺寺、頤和園、香山、碧雲寺、卧佛寺、櫻桃溝、牡丹園、宋慶齡故居等。她很欣賞牡丹園。她不願意總在賓館用餐。於是，我請她到街頭早點鋪喝豆漿、吃油條，她吃得津津有味。她還經常早起，到街頭興致勃勃地看市民晨練。

戴思博樂於助人，我想到一件事例。我所道教室同仁預定與法籍華人學者王家煜、羅鍾皖夫婦座談。王家煜先生是孔子學術

研究專家，羅鍾皖女士是法蘭西學院高級漢學研究所圖書館館長。座談前，戴思博向我詳細介紹了這二位的專長。這使得座談會時，大家能夠緊緊圍繞着王家煜、羅鍾皖夫婦的學術強項和進行中的課題開展討論，道教室同仁都感到收穫不小。

我有充分的時間與戴思博閑談。我們談起一些年輕學者千方百計去國外的現象。她評論說：“如果爲了科研而離開祖國，這是值得欽佩的。如果爲了享受，是被瞧不起的。”我看到她追求學問的執著。

戴思博很想拜訪中國道教協會的王沐先生，想向他請教有關內丹的學問。但是，那時是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道教協會還沒有對外國人開放，有關負責人毫不通融。院外事局和北京圖書館也有一些事沒有辦好。戴思博爲這些事對我意見很大，表達意見很直率。這同樣是出於追求學問的執著。

這些都顯示出她的個性。她給我看她家人的照片。有一張照片的背景是她的居室，牆上掛着中文對聯，一聯寫着“松柏是本性”五個漢字。我問戴思博：“你是否很喜愛松柏堅貞不屈的性格？”她明確地說：“是的。”

10月14日，我送戴思博到機場，同她告別。過了好多年後，我們在武當山的學術會議上重逢。

記得戴思博教授曾向我這樣自我評價：“我是個書呆子。”我對她的評價是：戴思博教授是一位傑出的一流的道教學者。

戴思博教授在法國學習了三年漢語，又到我國臺灣繼續學習了幾年，所以她漢語流利。戴思博教授後來擔任了巴黎東方語言文化學院中文系主任和法國教育部漢語師資考試委員會主任，爲法國培養了大批漢語人才。

戴思博教授那年來京進行學術訪問的第二天，贈我四部她的著作。第一部 *Zhao Bichen: Traité d'alchimie et de physiologie taoïste* (《趙避塵——衛生生理學明指》)，是將清代高道趙避塵的《性命法訣明指》首次譯成了法文。趙避塵是千峰先天派的創建者。第二部 *Les entretiens de Mazu: maître chan du VIIIe siècle* (《馬祖語錄——8世紀的禪》)，圍繞着唐代高僧馬祖道一介紹中國禪。第三部 *Taijiquan art martial, technique de longue vie* (《太極拳——長生術與武術》)，闡述太極拳的歷史和哲理。戴思博教授被譽為法國真正研究太極拳的第一人。第四部 *Le chemin de l'éveil* (《悟的過程》)，翻譯了一些佛偈道詩，以之剖析修性、煉丹的過程。

回國後，戴思博教授筆耕不輟，研究成果更加豐碩。她解讀《西遊記》，介紹道教女性和女仙，分析占卜、針灸、導引、服氣、女丹、符咒等方術，將明代醫家梅巖道人周履靖的《赤鳳髓》首次譯成法文出版。她被譽為研究女丹的權威。這些都凝聚着她的勤奮和執著。

從翻譯過來的她的少量成果中，我仍然看到了1983年金秋時節在北京進行學術訪問的那位戴思博。比如，不少學者舉道教尊奉女仙為證，盛讚道教主張男女平等、尊重女性。戴思博教授在“Women in Taoism”(《道教中的女性》)一文中指出，道教對女性有多種不同的態度，甚至相互矛盾。比如說，內丹經典表現出視女性為不潔、危險、不可接近的普遍觀念；全真道戒律中有幾條反映了中國社會婦女生活的本質，即將她們嚴格地局限在家裏。戴思博教授文如其人，仍然是實話實說，直言不諱。

戴思博教授研究道教女性、女丹功法、中醫藥學、太極拳法等，贏得了廣泛的讚譽。憑着對戴思博教授為人和為學的瞭解，我

對她贏得讚譽絲毫不感到奇怪,我認為這是必然的結果。

戴思博教授的 *Taoisme et corps humain——le XiuZhen Tu*, 是她開創性研究成果中的一種。我熱烈祝賀此書中譯本《〈修真圖〉——道教與人體》出版。

中譯者李國強,1985年畢業於華中師範大學中文系。2005年獲法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歷史民族生物學博士,論文題目為“L’homme et l’arbre dans la Chine antique: connaissance naturaliste et contexte social”(《中國古代的人與樹木:自然知識與社會背景》)。現任巴黎第十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兼任法國東亞文明中心研究員。

朱越利

2011年5月6日

目 錄

總序	1
序	1
緒論	1
第一部分 道教人體圖	5
一、道教的人體圖：《修真圖》	5
1. 廣州三元宮碑刻《修真圖》	5
2. 武當山《煉性修真全圖》	8
3. 《丹成九轉圖》	14
4. 段甫《修真全圖》	16
5. 白雲觀《修真圖》拓本	17
6. 白雲觀木雕《修真圖》拓本	18
7. 龍虎堂《修真圖》	21
二、其他類型的道教人體圖	24
1. 煙蘿子人體圖	25

2. 山形體象圖	32
3. 《難經》注本人體圖	35
4. 白雲觀《內經圖》	37
第二部分 《修真圖》中身體的主要部位	41
一、《修真圖》主要部位描述	41
1. 《修真圖》中的圖式文字與釋讀文字	41
1) 頭部與頭部上方圓環中的文字	41
2) 脊柱	46
3) 腎部與身體下部	47
4) 身體中部與腹部	49
5) 人體圖周圍的圖形	52
6) 圓圈周圍的文字	52
2. 人體圖中的說明文字	53
1) 人體各部位的總體說明文字	53
2) 六臟處的文字	53
3) 三關處的文字	55
4) 喉部文字	55
5) 五臟處的文字	55
6) 丹田處的文字	55
7) 龍虎堂圖特有的四處文字	55
3. 《修真圖》與《難經圖義》人體圖在圖解 文字上的差別	56
二、人體中修丹的主要部位	57
1. 身體各部位的概括介紹	57